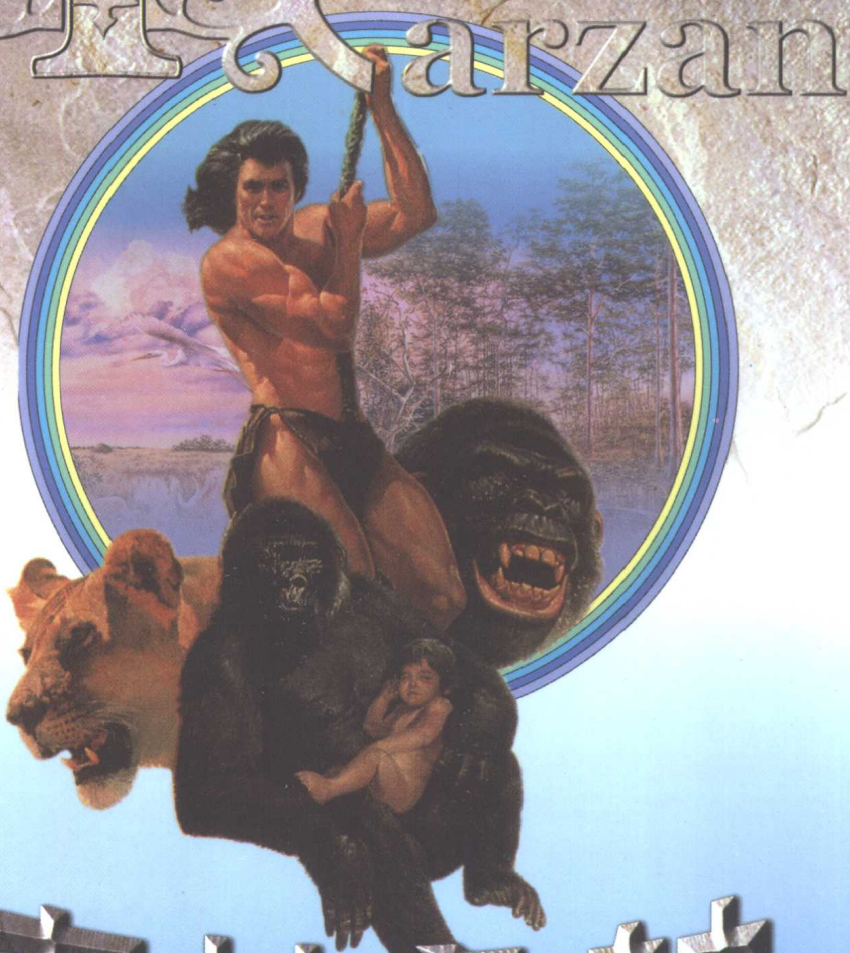


人猿泰山
系列之一



森林之神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著 张志峰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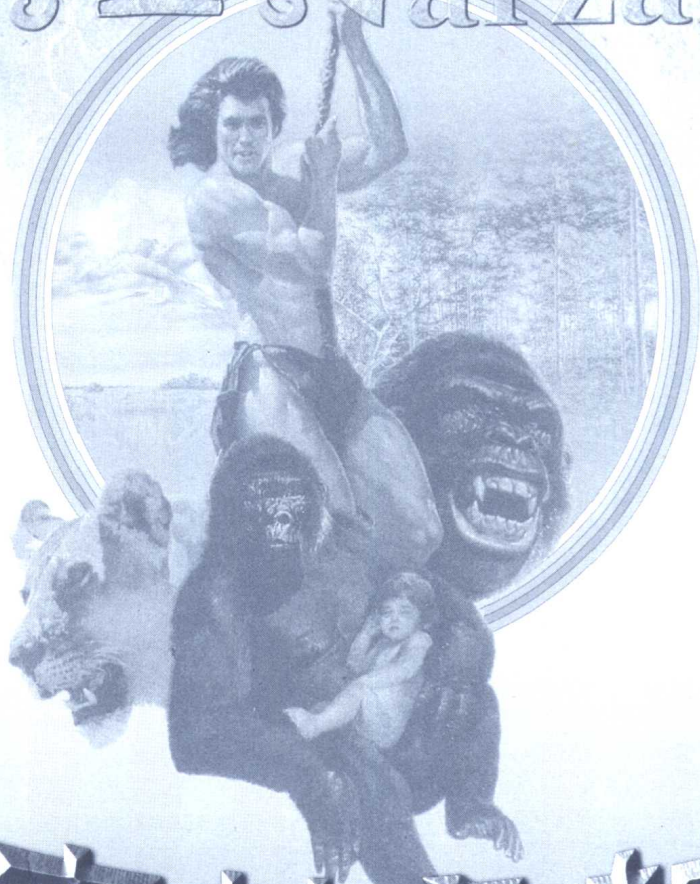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猿泰山

系列之一

arzan



森林之神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著 张志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森林之神 / (美) 巴勒斯 (Burroughs, E. R.) 著; 张志峰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8

(人猿泰山系列; 1)

ISBN 7-5327-2607-X

I. 森... II. ①巴... ②张...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766 号

森林之神

《人猿泰山》系列之一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张志峰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05,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7-5327-2607-X/I·1516

定价: 13.00 元

目录

一	叛乱	1
二	荒岛	12
三	生与死	23
四	猿群	31
五	白猿	39
六	血战丛林	48
七	知识之光	56
八	树顶上的猎人	68
九	人与人	75
十	可怕的幽灵	87
十一	“猿王泰山”	93
十二	人的理性	104
十三	同类	113
十四	又入险境	128
十五	森林之神	139

十六	“太奇怪了！”	145
十七	葬礼	156
十八	信的故事	167
十九	原始的呼唤	180
二十	遗传与人性	191
二十一	达诺特遇险	204
二十二	报仇雪恨	212
二十三	兄弟	223
二十四	财宝失踪	234
二十五	身世之谜	243
二十六	初见文明	255
二十七	烈火真情	267
二十八	结局	282



叛 乱

这个故事是别人讲给我听的。其实他没有权利讲给我听，也没有权利讲给任何别人听。一瓶陈年佳酿让那位讲故事的人昏了头，引诱得他开了口。随后那些天，由于我对这个奇妙故事的后半部分持怀疑态度，便想方设法，弄清它的来龙去脉。

那位好宴饮交际的东道主发现给我讲了那么多，我对他的故事仍然将信将疑时，愚蠢的骄傲便承担了老酒的“任务”。他出示了一堆书面证据。那是些散发着霉味儿的手稿和英国殖民部枯燥无味的记录稿。这些材料支持了

他颇为出色的叙述中许多特别吸引人的部分。

我不敢说这个故事绝对真实，因为我并没有亲眼看见他描绘的那些事情。但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主要人物的名字都是杜撰的，就足以说明，我真诚地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早已死去的人留下一本变成黄色、散发着霉味儿的日记，殖民部的几页记录稿，和那位爱宴饮作乐的东道主的叙述完全吻合。我讲的这个故事，就是通过这几个不同的来源，煞费苦心“拼凑”到一起的。

如果你觉得它不大可信，至少，会像我一样，承认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非常有趣的故事。

从殖民部的记录和那位已故先生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一位年轻的英国贵族——我们就管他叫约翰·克莱顿，或者格雷斯托克勋爵吧——被派往英联邦非洲西海岸殖民地，对那里的情况作一次调查。这次非同一般的调查很棘手。因为，另一个欧洲列强正在当地土著居民中为它的地方部队招募士兵，而这支部队的目的只是对沿刚果河和阿鲁维密河居住的野蛮部落横征暴敛，搜刮橡胶和象牙。

英联邦殖民地的土著居民怨声载道。许多年轻小伙子被花言巧语骗走之后，很少有人再能回家。

住在非洲的英国人说得更玄了。他们说，那些可怜的黑人实际上已沦为奴隶。因为兵役期满后，白人军官利用他们的无知，骗他们再服务几年。

于是，殖民部在英联邦西非殖民地给约翰·克莱顿新安排了一个位置。但他的秘密使命是，全面调查那个友好的欧洲列强的军官对英联邦黑人居民的不公平待遇。不过，为什么派他去西非，跟这个故事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不但没能

作什么调查,而且连目的地也没能到达。

克莱顿是英国人的榜样,喜欢在战场百战百胜,建立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朽功勋。他无论在思想上、道德上、还是体魄上都是一个强壮的、具有阳刚之美的男子汉。

他比一般人都要高。一双眼睛是灰颜色的,五官端正,仪表堂堂。由于多年军队生活的锻炼,身体健壮,举止大方,无可挑剔。

他在政治上抱负远大,努力寻求从军队调到殖民部的机会。因此,虽然年纪尚轻,但在为女王陛下服务期间,便接手了这件重要而又棘手的工作。

接到这项任命之后,他既高兴又担心。这次提拔显然是对他的辛勤工作和足智多谋的报赏与褒奖,也是青云直上的一个台阶。可是另一方面,他和尊贵的艾丽丝·拉瑟福德姑娘结婚刚刚三个月,一想到要把这位年轻美丽的姑娘带到热带地区的非洲,带到危险与孤寂之中,他就忧心如焚。

为了她,他本想拒绝这项任命,可是她不同意。她认为应当接受这个位子,而且还坚持让他带着她一同前往。

对于这件事,两家的母亲、兄弟姐妹、七姑八姨、堂兄表弟都发表了各不相同的意见,但是各自都有哪些高论就无从得知了。

我们只知道,一八八八年五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格雷斯托克勋爵约翰和夫人艾丽丝从多佛港出发,开始了他们的非洲之行。

一个月之后,他们到了弗里敦^①,从那儿他们改乘一艘叫“福瓦尔达号”的小型帆船。这艘船将把他们送到目的地。

① 弗里敦(Freetown):塞拉利昂首都。

从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见到约翰——格雷斯托克勋爵和他的妻子艾丽丝，就此从世人眼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在弗里敦港起航两个月之后，曾经有六艘军舰被派往南大西洋，寻觅他们和那条帆船的踪迹。很快人们就在圣赫拉拿海岸发现了“福瓦尔达号”的残骸，于是人们确信，那条船和船上所有的乘客都已遇难。对他们的寻找几乎没有开始，便中止了。尽管许多年来希望还在人们充满期盼的心中萦绕。

“福瓦尔达号”是一艘载重量大约一百吨的三桅船。这种船在南大西洋沿海岸贸易的商船中经常可以看到。它们的船员都是逃亡到海上的社会渣滓组成的——不同种族、不同国家没被绞死的杀人犯和杀手。

“福瓦尔达号”也不例外。它的高级船员都是些皮肤黝黑的恶棍。他们恨船员，船员也恨他们。至于船长，虽然是个很有能力的水手，但对他手下的人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凶神。他只知道，或者只使用两样东西对付他们：系绳栓和左轮手枪。要么就是他收留的那帮乌合之众只认这两样东西。

因此，从离开弗里敦的第二天，约翰·克莱顿和他年轻的妻子便在“福瓦尔达号”的甲板上，目睹了一个个悲惨的故事。其中的情节，除了描写大海的故事书，在生活中很难看到。

就在第二天早晨，那条命中注定要贯穿当时还没有出生的那个人一生的链条的第一个环节被锻造而成。而他那奇特的一生，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别的什么人能与之相比。

有两个水手在刷洗“福瓦尔达号”的甲板，大副在值班，船长走过来，跟约翰·克莱顿和艾丽丝夫人聊天。

那两个水手正向后倒退着刷洗甲板，而这几个说话的人又正好背朝着他们。水手离他们越来越近，其中的一个已经退到船长身后，眨眼之间，就要从他身边过去了。倘若那样，就永远不会有这个神奇的故事了。

可是就在那一瞬间，船长回转身，想从格雷斯托克勋爵和格雷斯托克夫人身边走开，结果正好绊在那个水手身上，面朝下摔倒在甲板上，碰翻水桶，被里面的脏水浸了个精湿。

那一瞬间，他那副样子挺可笑。可也只是一瞬间。船长恼羞成怒，满脸通红，恶狠狠地咒骂着，爬起来，猛地一拳把那个水手打倒在甲板上。

那人不但瘦小，而且已经相当老了，因此船长的暴行就越发不堪入目。另外那个水手可是既不瘦小，也不老弱。他虎背熊腰，个头很大，黑胡子宛如钢针倒竖，一条公牛似的粗脖子，在肌肉结实的肩膀中间晃动着。

看见同伴被打倒，他蹲下身子，压低嗓门儿怒吼着，一纵身向船长扑过去，只一拳，便把他打得跪在地上。

船长的脸由红变白，这是对他明目张胆的反叛。这种反叛在他凶残的生涯中，曾经遇到过，也镇压过。他没等站起来，就从口袋里拔出手枪，朝矗立在眼前的这座血肉的“大山”开了一枪。然而，尽管他动作迅速，约翰·克莱顿更是眼疾手快。他看见手枪在阳光下一闪，便把船长的胳膊向下打了一下，结果，那粒就要射进这位水手心脏的子弹，打在了小腿上。

克莱顿和船长争论起来。勋爵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他憎恶对船员施加种种暴行，只要他和格雷斯托克夫人为乘客，还呆在船上，就不想再看到此类事情发生。

船长正要发作，突然冷静下来，回转身，阴沉着脸，向船尾

大步走去。

他不想得罪一位英国官员。因为女王强有力的手臂挥舞着一根他既赞赏又害怕的宝剑——英格兰威震四方的海军。

两个船员从甲板上爬起，年岁大的搀扶着受伤的同伴站了起来。大个子名叫布莱克·迈克尔。他小心翼翼地试了试那条受伤的腿，觉得还能撑得住身体的重量，便转身对克莱顿说了几句道谢的话。

这家伙尽管声调粗鲁，但是态度诚恳。不过他刚把话说完，便转身向前面的水手仓一瘸一拐地走去，用意很清楚——不想跟勋爵多费口舌。

好几天他们没再见到布莱克·迈克尔。船长迫不得已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也只是没好气地哼哼哈哈，应付几句。

和这桩不幸的事情发生之前一样，他们仍然在船长室用餐。船长总是精心安排自己的值班时间，尽可能避免和他们同时用餐。

另外那几个高级船员更是些粗俗不堪、没有文化的家伙，比那些受他们欺压的船员强不了多少。对于这位有教养的英国贵族和他的夫人避之唯恐不及。因此，克莱顿夫妇总是两个人呆在一块儿。

对于他们，这是正中下怀的事情，不过这样一来，他们与这条小船上的生活就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他们接触不到这儿每天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很快就酿成一场悲剧。

这条船的整个气氛都朦朦胧胧地预示着一场灾难。在克莱顿夫妇看来，小船表面上和以前没有两样，但实际上，正有一股暗流把他们引向危险的深渊。这一点他们都有感觉，只是相互间没有把事情挑明。

布莱克·迈克尔受伤的第二天，克莱顿走上甲板的时候，

正好看见一位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船员被四个同伴抬下船舱。大副手里提着一根沉甸甸的系绳栓，恶狠狠地看着这几个闷闷不乐的水手。

克莱顿没有问什么——他不需要问。第二天，当一艘英国军舰的巨大轮廓出现在遥远的水平线上的时候，他几乎下定决心，和艾丽丝登上那艘军舰。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继续乘坐“福瓦尔达号”，凶多吉少。

大约中午时分，他们离那艘英国军舰的距离已经很近。连相互说话的声音都听得见。可是，就在克莱顿决定让船长把他们送上军舰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这个想法太可笑了。他有什么理由让女王陛下这艘军舰的指挥官把他送回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呢？

如果他们对他说，是因为有两个不肯服从的水手被头儿虐待的话，他们该怎样想呢？恐怕除了掩嘴窃笑之外，只能把离开那艘船的原因归咎于怯懦。

就这样，约翰·克莱顿，格雷斯托克勋爵没有改乘那艘英国军舰。下午晚些时候，他眼巴巴地看着军舰的炮塔、桅杆在遥远的水平线那边渐渐消失。而刚才听到的消息证实了他的恐惧并非无稽之谈。他诅咒自己短短几个小时之前，在虚荣心的驱使之下，没能为年轻的妻子找到一个安全之地，而那时“安全”本来唾手可得，现在却永远失去了。

下午三点左右，克莱顿和他的妻子正倚着栏杆，眺望那艘巨大的军舰越来越小的轮廓，几天前被船长打倒在地的那个瘦小的老水手出现在他们面前。老头正在擦船上的黄铜栏杆。他侧着身子悄悄地走过来，压低嗓门儿对克莱顿说：

“他要偿还血债了，先生，就在这条船上。记住我的话，先生。他要偿还血债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老人家？”克莱顿问。

“怎么，你没看见正在发生的事儿吗？你没听说魔鬼船长和他的助手们把一半船员打得脑袋开花吗？”

“昨天，两个伙计头破血流，今天又有三个。布莱克·迈克尔腿上的伤早就好了，他可不是胆小怕事的人。不是！记住我的话，先生。”

“你的意思是，我的朋友，船员们正策划一次叛乱？”

“反叛！”老头大声说，“反叛！他们要谋杀，先生，记住我的话，先生。”

“什么时候？”

“快了，先生，快了。不过我也说不上到底什么时候。我他妈的说得太多了。可那天，你真是好样的。我想，要是不告诉你，太不仗义了。不过，你一定要保密。要是听见枪声，就在下面老老实实地呆着，千万别动。”

“就这些。一定保密，要不然，他们也会在你的肋骨间射一粒子弹。记住我的话，先生。”然后，老头继续擦着铜栏杆，离开了克莱顿夫妇站着的地方。

“妙极了！艾丽丝。”克莱顿说。

“你应当赶快告诉船长，约翰。也许这场灾难还可以避免。”

“我想应当这样。可是如果完全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应当替他们保密。现在，他们不管干什么，都会因为我曾经帮助过那个名叫布莱克·迈克尔的家伙而放过我们。可是如果他们发现我出卖了他们，就不会有我们的活路了，艾丽丝。”

“可是你只有一个责任，约翰，那就是保护法律的绝对权威。如果你不警告船长，就等于你是他们的同伙，你亲手帮助他们策划了这个阴谋，并且跟他们一起付诸实施。”

“你不明白，亲爱的，”克莱顿回答道，“我只考虑你的利

益,保护你才是我第一位的职责。船长是自作自受。我为什么要冒着让自己的妻子经受难以想象的恐怖和危险去拯救他呢?何况,这也许完全是徒劳。今天的厄运是他自己的凶残和愚蠢造成的。亲爱的,你根本就想象不到,这帮杀人如麻的家伙一旦控制了‘福瓦尔达号’,会干出什么事儿。”

“责任总归是责任,约翰。再诡辩也无济于事。如果为了我,就逃避责任,我会非常伤心。我已经意识到这必然降临的危险,但我要和你一起,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

“那么就按你说的办,艾丽丝。”他微笑着回答,“也许我们是自寻烦恼。我虽然不喜欢这条船上这副样子,可事态也许没有糟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位老水手说的话可能完全是他自己那颗苍老、邪恶的心里的愿望,而不是实情。”

“公海上的反叛一百年前也许是平常事儿,可是在一八八八年这样的好年月,发生的可能性就极小了。”

“哦,船长回办公室去了。我去警告他。真讨厌。实在没有和这个畜生说话的胃口。”

这样说着,他漫不经心地朝升降口的方向走去。船长刚从那儿下去,不一会儿,他就敲响了他的房门。

“进来!”船长蛮横地咆哮着。

克莱顿进来后,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什么事儿?”

“我来告诉你今天听到的一个消息。尽管可能是多此一举,但我认为还是有所准备为好。总而言之,船员们正在准备反叛和凶杀。”

“胡扯!”船长喊叫着,“如果你再扰乱我这条船上的纪律,干涉与你无关的事情,你他妈的要承担一切后果!我可不管你是什么英国勋爵。我是这条船的船长。从现在起,你少管

我的事儿！”

船长气得暴跳如雷，脸涨成紫色，最后那几句话简直是可着嗓子喊出来的。而且为了加重语气，一只硕大的拳头砰地一声砸在桌子上，另一只则在克莱顿眼前晃动。

格雷斯托克面不改色，站在那儿直盯着地望着这个发了疯似的男人。

“贝林斯船长，”他终于说，“如果你能原谅我的直率，我得告诉你，你是一头地地道道的蠢驴。”

说完他转身离开船长，还像先前那样满不在乎地扬长而去。这本来是他惯常的做法，可是对于贝林斯那个阶层的人来说，这要比骂他个狗血淋头还要惹人恼火。

如果克莱顿开导他几句，船长很可能为自己的莽撞而感到后悔。可是现在，克莱顿激怒他之后，便扬长而去。这样一来，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相互合作的最后一个机会失掉了。

“哦，艾丽丝，”克莱顿回到妻子身边，“我本来就不该白费口舌。那个家伙不但不领情，还像一条疯狗朝我直嚷嚷。”

“让他跟他这条该死的破船一块儿见鬼去吧！我才不管他呢！现在我得为保护我们自己做一番努力，直到平平安安离开这条船。我想，眼下第一步要做的是回我们的房间，检查一下我的手枪。遗憾的是，我们把那几支长枪、弹药和别的东西捆在一起，放到下面的货舱里了。”

他们发现住处已经被人翻得乱七八糟。箱子和提包都被打开，里面的衣物在那间小小的斗室里到处乱扔着，就连床铺也被翻了个底朝天。

“显然，有人比我们更急着查看我们的东西，”克莱顿说。“清点一下，艾丽丝，看看都丢了些什么。”

他们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除了克莱顿的两支手枪，和为

这两支枪留出的子弹，别的什么也没丢。

“最要紧的东西让他们拿走了，”克莱顿说。此时此刻，他只希望得到枪，可恰恰枪丢了。这可不是好兆头。

“我们怎么办呢？约翰。也许你是对的，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保持中立。

“如果船长和那几位高级船员能够制止这场反叛，我们便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这些反叛的人胜利了，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我们并没有试图阻挠他们或者反抗他们这一点上了。”

“你说得很对，艾丽丝。我们就当个‘中间派’吧。”

他们开始整理那间小屋的时候，克莱顿和他的妻子同时发现，门缝下面露出一个纸角。克莱顿弯腰去拣，惊讶地看见那个纸角正向屋里移动。他立刻意识到一定是有人从外面往里塞一张纸。

他无声无息而又动作敏捷地走到门口，正要去抓门把手打开房门，妻子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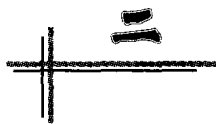
“别，约翰，”她轻声说，“既然他们不想让人发现，还是不去看他为好。别忘记，我们是‘中间派’。”

克莱顿笑了笑，放下手，他们就那样站着，眼巴巴地瞧着那张白色的纸片，直到它终于在门这边的地板上停止移动。

克莱顿俯身拣起，那是一张脏兮兮的白纸，匆匆忙忙叠成一个不大整齐的正方形。上面写着几行潦草得几乎难以辨认的字。一望而知，这个人很少写字。

字条警告克莱顿夫妇，不要报告丢枪的事，也不要把老水手告诉他们的事泄露给任何人。如有违反，格杀勿论。

“我想，我们会平安无事的。”克莱顿脸上挂着一丝懊恼的微笑。“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



荒 島

T
A
R
Z
A
N

他们并没有等待多久。第二天早晨，克莱顿出现在甲板上，按照平常的习惯，早饭前散步的时候，突然听见甲板上响起枪声，然后又响了第二枪，第三枪。

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面对那几个高级船员的是“福瓦尔达号”服饰杂乱的全体船员，站在最前面的是布莱克·迈克尔。

高级船员们射出第一排子弹，船员们立刻四散隐蔽。他们利用桅杆、操舵室和船舱后面的有利地形，向代表这条船上人人痛恨的五个头目还击。